

再注傷寒論

程初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冉注伤寒论

著 者 遗 著
理 理 整 理
订 订 校 订
冉 雪 峰 遗
冉 小 峰 著
冉 先 德 理
高 素 贞 校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1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中医基础学科著作。作者系现代已故名中医，素有“南冉北张”之称（北张为天津张锡纯，已故）。他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结合六十余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对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以逐条注释的方式著述，为现代中医临床提供了系统的“辨证论治”理论知识和实用技术。可供中西医临床大夫、医学院校师生和科研人员参考。

冉 注 伤 寒 论

冉雪峰 编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重庆印制第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 字数：510千字

1982年1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135册

科技新书目：15—43

统一书号：14176·82 定价：2.80元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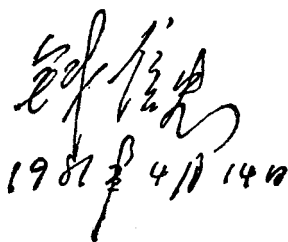
祖国医学这一伟大的宝库，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份，我们应该很好的继承发扬，并在实践中应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提高。

著名中医冉雪峰从事临床和教学工作六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具有较高的中医理论水平，素有“南冉北张”之称（北张是天津名中医张锡纯）。冉老生前著述很多，《冉注伤寒论》是他的代表作。

此书是在汉代名医张仲景《伤寒论》的基础上，吸取历代名家精华，结合作者临床经验的总结。其中表达了作者不少独特的见解。对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今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整理出版。全书最后尚有部分未曾完稿。为保留原著的风格，这一版只发表原文，今后再版时再由冉老门人增补完璧。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



张锡纯
1981年4月14日

冉雪峰先生生平和学术思想

冉雪峰先生(一八七七—一九六三)四川省黛溪县人,六世医传。



自幼习文学医,十五入泮,十九乡试,在慈父严师冉作楫的教导下不入仕途,学文在于奠定医学基础,常采药攀登瞿塘险峰之巅,治病问疾于田禾农舍之间,七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祖国医药专业,在学术上有深湛的造诣,为全国著名中医,早在三十年代医坛已有“南冉北张”*之誉。冉先生一生著述颇多,早年著有《霍乱与痧症鉴别及治疗法》一书(见《八法效方举隅》)。一九一八年,在实践中总结出治疗鼠疫的“太素清燥救肺

汤”和“急救通窍活血汤”等有效方药。此外,在白喉、天花、麻疹等方面均有专论或专著付梓,在中医药防治急性传染病方面贡献卓著。

在抗日战争期间,冉先生放弃收入丰富的门诊,组织“湖北省中医战地后方服务团”,捐出多年来的积蓄,为抗日战士和难民免费治病,在这期间,著有《国防中药学》、《大同药理学》、《大同

* 北张系指《医学衷中参西录》名著的作者,天津已故名中医张锡纯老大夫。

方剂学》、《中风临证效方选注》及《大同生理学》等。冉先生历来主张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大同”二字蕴含中西结合的涵义，作为一个传统的老中医，曾亲手制备人体骨骼标本，并绘制了数百幅人体解剖学彩图（见《大同生理学》原稿），这种勇于革新，学而不倦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冉先生热爱祖国医学的教育事业，早年在湖北省曾独资创办“湖北中医专门学校”，并任校长。冉先生桃李满天下，其中熊济川、宦世安等一代名医均为冉先生的高足，并形成有特殊学术风格的冉派医学体系。

建国初期，冉先生任四川重庆中医进修学校校长，从事中青年中医培训提高工作，一九五五年任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建国十年大庆时以《八法效方举隅》一书向党献礼。八十高龄时开始撰写《冉注伤寒论》，这部书总结了冉先生六十年的临床经验，与仲景学说一脉相承，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所发展，是一部珍贵的中医学文献。此时，虽已年逾八旬，仍然日以继夜的工作，直至呼吸的最后一分钟，冉先生始终埋头在书案上，坚持站完最后一班岗，可惜最后未能完稿。为如实反映原著的风格，我们决定暂不续编，在整理过程中，亦未加过多修润，内容力求求真，保持原貌，使读者对冉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宝贵经验能略见一斑。本书再版时，希望我们这一代努力完成冉先生生前未完成的工作，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著作。

对待医学科学，冉先生历来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反对死啃书本，也反对没有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称脱离实践的空头理论家为“伪医”，没有理论基础的为“医匠”，认为只有能“坐而言、起而行”、有理论、有实践的才能称得上医学家。他常教导学生说：“医学一道，既不能离开书本，也不能专靠书本，既要凭些经验阅历，也要懂得经籍要义”（见《冉雪峰先生学术思想和治疗经验》中医杂志1980,1.）。

冉先生对医德是很重视的，认为医学是救死扶伤的崇高事业，

常教诲青年学医首先要树品德。他说：“士先器而后文章，医先品德而后学问，若挟一技，乘人之危，索取重资，高车驷马，抬高声价，不能悯恤同胞疾苦，失掉民胞物與之心，况医仁术也，不能行仁，何用为医，古人曰：‘熟品方能励学，修德才可行仁，汝。曹识之’。”冉先生行医七十年，从未挟技乘危，对待贫苦患者，不仅免费而且赠药，品德之高，令人景仰不已（见《樊川医话》）。

冉先生学识渊博，早为医林名宿所心折，而谦虚待人，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从未以大医自居，常自海海人说：“吾国医书，汗牛充栋，竭毕生精力，尚难融合贯通，况中人以下天资，能不勤奋读书乎，即有一得，切不可傲人，须知千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吾生平不敢以学问骄人，因胸中学识菲薄耳。”

现先生已作古，当我们整理他的遗著时，看原稿，字句工整，一丝不苟，立义之深常溢于文字之外，真有举一隅而反三之妙，愿与读者共勉之。

国家科委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管理办公室

王 建 勋

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

张仲景原序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慄，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赉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以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痛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籀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常教诲青年学医首先要树品德。他说：“士先器而后文章，医先品德而后学问，若挟一技，乘人之危，索取重资，高车驷马，抬高声价，不能悯恤同胞疾苦，失掉民胞物舆之心，况医仁术也，不能行仁，何用为医，古人曰：‘熟品方能励学，修德才可行仁，汝。曹识之’。”冉先生行医七十年，从未挟技乘危，对待贫苦患者，不仅免费而且赠药，品德之高，令人景仰不已（见《樊川医话》）。

冉先生学识渊博，早为医林名宿所心折，而谦虚待人，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从未以大医自居，常自海海人说：“吾国医书，汗牛充栋，竭毕生精力，尚难融合贯通，况中人以下天资，能不勤奋读书乎，即有一得，切不可傲人，须知千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吾生平不敢以学问骄人，因胸中学识菲薄耳。”

现先生已作古，当我们整理他的遗著时，看原稿，字句工整，一丝不苟，立义之深常溢于文字之外，真有举一隅而反三之妙，愿与读者共勉之。

国家科委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管理办公室

王 建 勋

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

目 录

一、序 论	(1)
二、释 名	(2)
三、概 要	(4)
考传	(4)
析义	(8)
辨序	(10)
辨例	(13)
辨辨脉平脉	(15)
辨痉、湿喝、霍乱、差后、劳复	(18)
辨篇次分合	(20)
辨诸家注疏	(23)
编纂意义和要求	(25)
四、太阳篇总论	(30)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	(33)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	(100)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	(290)
五、阳明篇总论	(404)
辨阳明病脉证并治	(407)
六、少阳篇总论	(552)
辨少阳病脉证并治	(555)
七、太阴篇总论	(574)
辨太阴病脉证并治	(577)
辨少阴病脉证并治	(591)

一、序 论

仲景史书无传及后人补传，仲景虽无传，但他所接交的人，如何颢、王粲，正史有传，均可旁证。仲景为东汉末人，是无疑义。河南南阳东郭，仁济桥西，仲景墓祠巍然存在。南阳四里许有祠，祠后七十七步有墓，冯应鳌桑芸碑记较详，仲景为南阳人亦无疑义。著作时期，序论明谓建安纪元以来，未及十稔，又谓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其著笔当在建安十年后，书成当在建安二十年前，或以为十五年前未确，脱稿后尚修改多次（观仲景四十七世孙张学正第十二稿本可知）。王吉民、伍德连所编英文本中国医史，谓仲景伤寒系建安二十二年行世，较合实际。生卒年代，经学者研究，大抵生于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至元嘉二年（公元一五二年）之间，卒于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左右。鄙意其卒年或许稍迟，否则其书建安二十二年行世，仲景自己并未目睹。至举孝廉，汉制系每年按户口比率祭举，仲景贤者，原有被举可能。建安三年，长沙太守张羡遣使附曹操，拒刘表，表攻之，羡病死围城中，时仲景客许都，简往援替可能性很大，二者不必强派，唐宋人伪加推测，范晔不为仲景立传，真相或曰不知，元化绿帙仲景黄素，当时并有名称，安得不知，盖晔良史才，知仲景为医中大宗师，不能与畴人列传同流，不然，郭玉、韩康、吴普、樊阿且传，何吝于仲景。余编著原有医史一门，拟仿史记孔子为世家之例，为医门孔子，拟不编入列传，而编入世家，范史与余古今所见略同，君子所为，众人不识，故乐发其微，一以免范史疏漏，一以彰仲景超越的境道。

二、释 名

冉雪峰曰：伤寒名称一见于神农本草，再见于黄帝内经。一部本草中，言主伤寒者计十三条，而内寒久寒，寒厥寒痛，不在内。内经言：“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同文同义，一部书中凡三见，其零星散在各篇各节中，更多不胜数。是伤寒为古典普汎习见的名词，即伤寒为四时广衰多发的病证，并非隐怪奇恒之比。从来注家，常多误会，近代虽渐次明瞭，祇知向病的方面求，不知向受病的方面求，仍似一间未达。清陆九芝云“昔人谓读伤寒论，当求其所以立法之意”。其言颇中肯要。余谓读伤寒论，当先求其所以命名伤寒之意，不审其论之何以名伤寒，无怪人之不善用伤寒方也。

冉雪峰曰：按坊刻今本所称仲景原序或自序，即是此篇。今传林亿校正的宋本，成无己注释的成本，对此篇标题，均系“伤寒卒病论集”六字，日人丹波氏家藏元版同。方中行伤寒条辨以下各本，删去集字。程郊倩后条辨以下各本，又删去正文开始论曰二字，但对此篇标题仍为伤寒卒病论，虽或有集字，或无集字，或有论曰字，或无论曰字，而其不名原序自序，则是同一的。若坊刻通行本，则标题不称原序，即称自序，古义全湮。程郊倩（伤寒后条辨）、陈伯坛均注意此论，各疏演为一篇畅达文字。程作喬、华彪炳、陈作舆析深刻，日人丹波元简、山田正珍二氏，逐节逐句诠释，微引详瞻，渊懿宏博，但只在文字上播弄，语句间诠释，于本篇对全书真正的关系，切要重点，却少体会。查后世各本标题，卒病，卒作杂。篇内君亲卒疾，疾作病。建安纪元，元作年（或以建安作建宁者非），相对斯须，斯须作须臾，小有异同，无大轻重。宋林亿校正序，原系奏疏，后人移作序，是以疏代序。此篇系集论，后人移作序，是以论代序，两两可比证，考康平唐写卷子式古本，标题为“伤寒卒病论”五字，正文余每览越人句，每字旁有小

旁注“集论曰”三字。哀乎趋世之士十五字，不在蠹若游魂下，而在毛将安附下，最关紧要的是博采众方下（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二十三字，系小字衬注，撰用上另加注字，加圆圈，辨证下另加经字，加方圈，注字是指明以下为注，经字是指明以下为经。圆圈、方圈各各分别，深恐后世读者误会为伤寒卒论下，无“合十六卷”四字。夫天布五行以下，至请事斯语，后半篇较前半篇另行低二格写。低二格写，明示不与前同，不是正文，是后人另加，无“合十六卷”四字，免去各本多寡异同，考证不决难问题。无撰用素问以下五句二十三字，免去意义岐异，事实混淆，名称抵触，纠缠不清种种难问题。篇首集论曰，并显出仲景原书，残篇断简，经叔和搜集重编，与篇末若能寻余所集，两集字前后相映。劫后余灰，整理匪易，回溯叔和当日对此破碎残缺遗留如何珍贵，原书形式轮廓尚存，当仍循旧规，必不敢妄为改更，惟至不能连续承接，方补缀之，连属之。具有不合可疑处所则附注达意，观书内曰恐非仲景意，曰恐非仲景方。足证叔和翼翼小心，原未敢鲁莽轻易改窜，故今之伤寒仍是昔之伤寒。反复辨认可看出此项序论佚亡必多，增补也不止一次。真是以为真，则伪莫掩以为伪，则真尚存。本编卷一概要有辨序一则，言之较详，两两互参，明漪彻底。此篇录冠篇首，以其文系仲景口叙，则其中自有仲景语句，并合近代编撰常例，先冠序文。总之以观，不宁本篇序论疑义可释，即书各项疑义亦可由此启发顺释，并可由此书法读法启发，俾全书整个疑义明然豁然全释。

三、概 要

考 传

冉雪峰曰：张仲景为我国古今杰出大医家，不仅为东汉末一代大医家，伊尹汤液，祖述神农本经，仲景伤寒又推广伊尹汤液，一脉相承，总结了汉以前先代经验，在中医学学术上起了大作用，时久效宏，在人民卫生保健工作上亦起了大作用，康济斯民，师表后学，总括一句话，很值得特殊表彰。而主编后汉史的范曄，疏漏失察，未为仲景立传诚为憾事，但仲景学术精神如一灯塔放出异样光芒，照彻千古，由汉、唐、宋、元、明、清、以达近代，凡在医林，无不佩服。所著伤寒杂病论，虽迭经丧乱，文籍焚烧，不无佚遗残缺，仍复收集归卷成书，传之于今未坠。即后世学术分歧或有宗派，朱陆不免异同，而其推崇仲景仍是一致，大医华佗读伤寒论叹曰：此真活人之书也。唐孙思邈曰：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医人未能赞仰。宋林亿曰：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见寡闻者所能及。近世张炳麟曰：伤寒十卷完好，此天之未绝民命。历来学者推崇如此，可见其学术自有真价值，印在心里比印在纸上更好，正不必区区藉他人文字乃传。汉史既未为仲景立传，文献就算不足征，代远年湮，不免误会，所以马端临文献通考引鼂氏云：“仲景著伤寒，有大人之病，而无小儿之患，有北方之药，而无南方之治”。秦皇士伤寒大白踵其失，谓北方有伤寒，南方无伤寒，妄移长沙于大河以北。又江篁南名医类案，载方勺泊宅编，汪詡庵医方集解，载赵养葵医贯，并云仲景为汉武帝治消渴，又或误仲景即刘表攻并的张羨（见伤寒汲古张山雷序）及误仲景为陈后主捉尘树义的张讥（见世补斋医书补传后）种种笑话，均受正史少载影响。我辈后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谓读其书，论其世，想见其为人，总欲明

瞭他的身世始末，为学源委，以作楷模矜式而后快。晋皇甫谧序甲乙经云：“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又序甲乙经云：“仲景见侍中王仲宣（即王粲建安七子之一），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疾，四十当眉落，落后半年死，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复见，仲景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信，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晋去汉末不远，仅数十年，皇甫贤者，必非臆说，其言较为可信。

后贤为仲景补传，多引上说。宋林亿校正医书，开始即首校伤寒，其序文曰：“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观此序言，不啻已为仲景写了一个简略小传。明李濂编医史，凡史传所载，全都备录。仲景虽无传，著作昭显，他项文献，尚可博引旁征，故为补传较详。清陆九芝以所补未尽惬，再补之。考覈引用书籍，如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皇甫谧甲乙自序、陶弘景别录自序、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孙思邈千金、王焘外台、甘伯棠名医录、李濂医史及太平御览、河南通志等数十种，又集范晔后汉书语句，为论附赞，文笔丰腴，淹雅博通。但传中自居尝慷慨叹曰，至无他消散病笃而死亡，计四百三十九字一大段，义多浅陋，且有语病，不类仲景口吻，史以传信，倘后世真以为仲景语，其流弊胡堪设想。叔和以例言冠仲景书前，尚滋物议，九芝以此等语插仲景传中，人其谓之何，矧词义较叔和例言更为卑下。详瞻有余，精审不足，仲景遗文轶事足资考证的，所在多有，如开胸纳赤饼，一见抱朴子，魏药获古桐，见古琴疏。遗文辑为专篇，见日本东医学杂志（大塚敬节著），石藏犹存残卷，见西睡古方残卷汇编（书流落伦敦博物馆图书馆）。凡此碎珍均有仲景学术事实参考价值。此等补传当再详考，再修补。仲景的关系重要如此，伤寒书中，名为中风，名为伤寒是定名示义，书名伤寒与证名伤寒是

同名各义，而风寒温湿喝统隶伤寒。伤寒又总括风寒湿温喝，是分名中的合义，合义中的分名，义外生义，名中生名，几无能名，别有深义。曩昔将名模糊下去，致使学术晦盲，疑义横生，长期间生出很多争辨，吾为此惧。编辑此编，必先释书所以名伤寒意义，盖亦若有不得已者然，试将历来解说的伤寒名词摘要引证。陈延之小品云：“伤寒雅士之称，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不说病之异同也。”葛洪肘后云：“贵胜雅言，总呼伤寒，世俗号为时行。”观二氏之言，可知魏晋以来，普汎时行温疫与伤寒混称。陈葛二氏医学造诣颇深，陈治时感有白薇散，葛治时感有葱豉汤，开后世温病家，辛凉清凉治疗之先导，但知寒温之辨，而不知疫与温，疫与寒之辨，未尽摆脱俗障，学术时代限人如此。唐孙思邈千金要方，论列伤寒，系将温病温疫揉杂一类。外台编次较为清晰，伤寒分篇，天行归天行，温病归温病，惜二书所载疗法，同一含混杂乱。洎乎宋元，余氛未熄，明吴又可作温疫论，寒温界畔始清，寒温疗法始定，但处处与伤寒对待，矫枉过正，反生隔阂。孙应奎医家类选云：“凡风寒暑湿热燥，天之六气自外而中人五脏六腑、十二经络者，四时之中皆谓之伤寒。”其言似明未明，仍是此关未透。程郊倩后条辨，释难经伤寒有五云：“伤寒有五之寒字，只当得一个邪字看，上伤寒字是指伤寒论一书，下伤寒字是指寒伤营一证。”举重若轻，是绝世聪明人语。陆九芝世补斋医书，载伤寒有五论文三篇，反复辩论，譬喻亲切，尤为明白畅晓，但只辨晰总纲分目为止，而近代注家又多并程氏、陆氏已辨已知者，尚不了了，学问之道，夫岂易言！

内难伤寒各书，对伤寒病原甚透彻明晰。晋唐后，古典精神渐失，观小品肘后等所述，可知当时世俗，对伤寒的一般称谓，及可知当时学者对伤寒的一切解说。孙思邈为唐一代大医，他撰千金要方时，尚未获见仲景伤寒全书，伤寒一门无多卓见，随俗披靡，将温病温疫统混杂在内。王焘外台伤寒，天行温病，各归各门，想系在兰台馆阁，得窥秘笈善本，不尔，王氏道力，当时情况，必难臻此。查所著录疗法仍与千金一样杂乱，其方则六物青散、赤丸、度

瘴散、神丹、雪煎、驶豉丸等一类，其药则雄黄、雌黄、朱砂、矾石、莽草、乌头、巴豆、甘遂、鬼督邮及鬼箭羽等一类，令人咤异惊心。吴有可治疗是疫病，所讲说是温病，书内所讲为温病，书名所标又为疫病，即是缘晋唐温疫二字不分而来。上述孙氏类选，知六淫外中，四时均谓伤寒，但不知所以均为伤寒的意义，故扯向五脏六腑、十二经络。程陆二氏知道伤寒有五，但只知总纲与分目有分别，而不知分目与分目亦有分别。编者体会，释总纲，须求到受病的区域，释分目，须求到为病的性质，诸家半得半失，愈去愈远。数千年来，学说争执，关键在此，学理误会关键亦在此？名不可假，名之不正，言何以顺，事何以成，学者所当着眼。

再为学者明白剖切言之，伤寒有五，总纲伤寒二字应作何解释，分目伤寒二字应作何解释，伤寒论书名伤寒二字应作何解释。书内证曰伤寒二字应作何解释。盖太阳为寒水之经，主周身皮毛，为人身机体最外一层，是中医普汛人人皆知道的。凡邪外犯；无论风寒燥暑湿从皮毛入，伤人最外一层，都是伤寒，所以谓之伤寒有五。仲景伤寒论伤寒二字也是各种病邪从皮毛入，先犯最外一层的义旨。越人仲景，先后一揆，以何证明，即可以仲景书内所叙证明，太阳篇曰中风，曰伤寒，曰温病，均冠以太阳病三字。瘧湿喝篇曰中湿，曰中喝，亦均冠以太阳病三字，这就是将五种伤寒赤裸裸写出的铁证。此可下一个正确断语曰，书名伤寒，是伤太阳寒水的经气，证名伤寒，是伤阴淫寒疾的寒邪，由此看来，后世温病家，所谓伤寒从皮毛入，温病从口鼻入，诚属喃喃呓语。五种都名伤寒，是指其病的来路，伤寒分为五种，是辨其病的性质，再进一步言，不宁辨伤寒之名，并要辨各种伤寒之名，不宁辨各种伤寒之名，并要辨各种伤寒名中所含蕴的实，由名称的，追求到性质的，择别到治疗的，本末洞彻，分合清晰，千古疑覆，至此尽发，这也是为学有历史性资鼓励，差堪欣慰之事。